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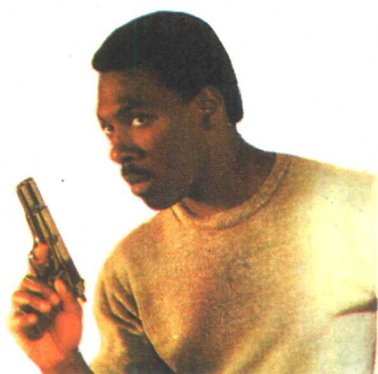


# 开伯尔山口悬案

【法】热拉尔·维利耶 著

● 姜子声 殷容梅 译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



# 开伯尔山口悬案

导演：陈国富 编剧：陈国富 监制：陈国富

主演：李修贤 陈国富 陈国富 陈国富

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社



神探马尔科  
**开伯尔山口悬案**

〔法〕热拉尔·德·维利耶著  
姜子声 殷蓉梅译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GERARD DE VILLIERS  
EMBUSCADE A LA KHYBER PASS

---

本书根据法国普隆出版社 1983 年法文版译出

封面设计 张志明

## 神探马尔科 开伯尔山口悬案

---

著 者 / (法) 热拉尔·德·维利耶

译 者 / 姜子声 殷蓉梅

出版者 /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(北京复兴门外真武庙二条九号)

发行者 /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者 / 工程兵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 本 / 787×1092 毫米      32 开      印数: 1—15000册

印 张 / 6.5      字数 / 140,000

版 次 / 1991 年 3 月第 1 版, 1991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---

ISBN 7-5043-0762-9 / I·78

定价: 2.95 元

## 第一章

在白沙瓦长途汽车站入口处，停下了一辆黄包车，这是一种只有一个座舱的简陋的三轮运货车，座舱外部表面粘有镀铬贴面，并饰有朴素自然的图案。从车上走下一名旅客，值勤警察用惊讶而带有点蔑视的目光看着他。原来是个嬉皮士式的家伙：身穿破烂巴基斯坦衣服—肥大的灯笼裤和拖到膝盖的衬衣，头戴一顶扁平的布质小橄榄帽，黑、亮的长发象瀑布似地垂到肩上。这个嬉皮士，肩挎布背包，来到警察跟前，警察仔细地打量着他，白皙的皮肤同黑色的胡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，忧郁而又充满激情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，闪闪发光。这个陌生人用一只又脏又黑的发抖的手夹着一支烟头，使劲地吸着。

他向警察报以淡淡的一笑，然后在长途汽车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远了。警察盯着他，却不叫他站下来。警察的唯一任务是：阻止最明显的小偷行窃。这个嬉皮士来这里，大概是向来自阿富汗的卡车司机买点印度大麻的，这不算什么问题。

这个嬉皮士名叫约翰·戴维森，他停下来，用烟头又燃着了一支香烟，并开始思索起来。在铁路和公路之间划出了一块地方，用有刺的铁丝网围了起来，铁路旁有一个货栈。好几辆卡车正在装货，另外几辆卡车在等待着修理，能否修好，说不准。一些司机就地躺在各自带出来的一块旧地毯上休息，以消除疲劳。

所有运往阿富汗的货物都是由这里发出去的。

约翰·戴维森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一名卡车司机。这个司机坐在一块帆布上，正抽着印度大麻，目光茫然，身旁停着一辆

木质的半挂车，上面装着茶叶纸箱。

为到达目的地——喀布尔站，确实需要鼓足勇气！车行时间达9个小时之久，首先要通过开伯尔山口，接着要经过数不清的U字形弯路，然后才到了阿富汗境内，在多尔汗边界哨所和贾拉拉巴德之间有一段危险公路，这块地方经常有埋伏，最后还要经过一段讨厌的绕行才能抵达阿富汗首都——喀布尔。

50来辆卡车正在装货。喀布尔出售的所有茶叶和蔬菜都是来自白沙瓦和印度河谷。约翰·戴维森要寻找令他感兴趣的汽车，他围着半挂车转了一圈。

他擦了擦汗流满面的额头。虽然时间已是晚上6时了，但气温仍高达40度，干燥的空气使人嗓子干裂难忍。这个年轻的嬉皮士拖着双脚钻进了卡车之间：这些表面镀铬的卡车极考究地饰有生动活泼的画面，最讲究的司机们还把铁门换成了雕花木门！谁也没有注意到约翰·戴维森。他贴近汽车，瞥见一顶被汗渍弄脏的米色橄榄帽，帽子下面是一张欧洲人的脸。他在卡车和司机们之间踉跄而行，来到了装货场的后面。他稍许松了口气，忘了天气的炎热。一辆贝德福德牌旧汽车满载着大块厚木板，停在一个荫凉角落里。约翰·戴维森掏出一张纸条，核对号码：8261，还用达里文写着：在喀布尔注册登记。

这辆车的司机蹲着身子，正在准备茶叶。这是一个留有胡须的大鼻子青年。约翰·戴维森站到了他的旁边。

“您好！……”

“您好。”这个司机很有礼貌地说道，但是没有停下手中的活，只是稍微看了对方一眼。

嬉皮士操着普什图语继续说：

“你从喀布尔来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到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吗？”

“才来一个小时。”

“圣战者们呢？”

司机皱了皱眉头：“过了贾拉拉巴德之后，他们就留下了。给了他们2千5百阿富汗尼（阿富汗货币——译注）。 ”

在边界与贾拉拉巴德之间，苏联人放弃了对公路的控制与监督。约翰·戴维森同情地摇着头，这时司机给自己茶杯里倒了茶水，并把茶壶递给了嬉皮士：“喝红茶吗？”

“喝。”

于是，嬉皮士从布背包中取出一个带柄的金属杯。在这个国度里，茶水始终是滚烫的，而且要加很多糖。

两个人静静地品尝着。在巴基斯坦，人们从来不着急。尤其为重要事情更是这样。当司机喝完杯中茶之后，约翰·戴维森不紧不慢地问：“你是在查尔德装的货吧？”

查尔德是喀布尔南部的一个区。

“是的。”阿富汗人证实说。

司机对这个问题似乎并不感到惊讶。嗓子干裂的约翰·戴维森清了清喉咙，朝地上吐了一口痰。他没有受过英国规定的所有教育，从他记事起，他就明白，他只是个穷途潦倒的人，只能在集市的垃圾堆上转悠，最后是劳累过度而了结一生。3个月前，英国领事馆给他一张去伦敦的飞机票，可嬉皮士马上把机票转卖给别人了……5年来，他就在喀布尔·白沙瓦和克什米尔之间转来转去，度日如年。

一种漂泊不定的苦恼开始折磨着他。他是来找他的朋友布赖恩的，可他现在在哪里呢？他又点燃了香烟，急忙抽了一口，并向那司机靠了过去：“在出发之前，在沙赫扎达，你没有

同某个人会面吗？”

喀布尔的兑换市场，就是所有非法贸易的场所。阿富汗人向他投去了尖锐的目光，给自己茶杯里倒了一点茶水，又把茶水倒掉，然后把杯子倒满。约翰·戴维森神经质地抓搔自己虚弱而白净的胸部：“布赖恩为什么不等着我？”

“不错，我在沙赫扎达见到了一个人。”司机说。

“他在哪里？”

阿富汗人惊奇地看着他的对谈者，喝完了杯中的茶，开始用抹布清理茶具，这块抹布，每一平方厘米上大概有百万只阿米巴病菌。

“我不知道，他没有告诉我他去哪儿……”

司机开始对自己曾答应帮他的忙而感到懊悔。问题全怪他是一个能力不强的人……约翰·戴维森使劲地吸着烟，黑色眼睛里流露出慌乱的神态。

“怎么你没有把他带过来？”约翰·戴维森问道。

本来是让布赖恩躲在运往白沙瓦的厚木板之中，因为边界的那边，是从不严格检查的。

阿富汗人否定地摇了摇头说：

“我没有带他来，但他给了我一个包裹。是给你的吧？”

“是。”嬉皮士本能地答道。

“怎么让我相信这东西就是给你的呢？”那个阿富汗人疑惑地问。

约翰·戴维森在他的灯笼裤里搜寻着，从里面掏出一张揉成团的10卢比（约一美元）面值的钞票，把它展开，递给了那个司机：“这是给你的。”

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无可辩驳的论点：在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看来，即使外国人同自己一样的懒，一样的穷，但他们仍

然是富翁。那阿富汗人拿了钱，站起身来，回到他的卡车上，打开了旁边的一只箱子，从里面取出本来装茶叶盒用的大纸箱。约翰·戴维森跟随着他，他接过大纸箱，掂了掂，不太重。对约翰·戴维森早已不感兴趣的司机，卷起他曾在上面喝茶的那块毛毯。

为布赖恩的背叛感到震惊的约翰·戴维森，蹲在贝德福德汽车的后面，避开他人的视线，扯掉用来封闭大纸箱的栗色透明胶水纸带，一股有点令人恶心的臭味从里面窜了出来。纸箱内有个足球大小的东西，周围塞着一些破布，还裹着透明的塑料布，嬉皮士把这些破布拿出来扔掉，将这个球状物从纸箱中拿出来。

虽然气温高达 40 度，但是，约翰·戴维森自感被人狠狠地扔进了冰冷的浴盆中。他顿时目瞪口呆，喉咙哽阻。

他手中拿着的东西，竟然是一个人头！一个切割得非常干净利落的人头！眼睛还睁着，脸部表情很平静。这头，是他的朋友布赖恩的！

年轻的嬉皮士凝视着这个令人可怕的人头，足有几秒钟。这张灰色的脸好像用几乎严肃的神态在盯着他。那个杀害他朋友的凶手已把人头中的血沥干了，因为塑料布中没有血水了。贪吃的几只苍蝇甚至开始围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包裹飞舞起来。约翰·戴维森害怕极了，马上把它扔回纸箱里，并立即将纸箱塞到贝德福德汽车的下面，然后站起身来，全身哆嗦不止。

嬉皮士的目光同注视着他的一个男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。这个男人不是阿富汗人，就是巴基斯坦人，他身材高大，面朝着铁路，靠在带刺的铁丝网上。嬉皮士惊恐万状，致使对方察觉到了他的大惊失色。

这个人向他迈进一步，与此同时，约翰·戴维森较早看见的那个警察也到了贝德福德汽车旁边。警察自言自语道：这个奇怪的外国人躲开他的视线已很长时间了，倘若能发现一次小宗非法买卖的话，那么他就可以获得一份微薄的小费……约翰·戴维森回过神来，拔腿就跑。跑到较远的地方——铁路大街，他才放慢速度。当呼叫小巴时，他的双腿还在发抖。坐在其他旅客中，他那猛烈跳动的心开始稍许平静下来。突然，他想起那个在卡车旁盯住他的巨人，这个人肯定看见了那个人头，而且会去寻找的，警察可能会同他串通一气的。约翰·戴维森蹲过白沙瓦的监狱，他不想再度入狱。

极度的恐慌，使他想呕吐。他的最好朋友布赖恩死了。他们两个人都出生在利物浦的同一条街上，而今，布赖恩同他一样地成了无用之物。时至今日，他认为他帮个小忙是件并不十分危险，而有利可图的事情。这可好，此次意外扰乱了他那极其平静的生活。

约翰·戴维森在集市入口处停了下来，然后走过架在铁路上的天桥，向沙赫拉赫—伊—佩赫尔维街上的迪安旅馆走去。他必须把发生的一切立即通知他的隐名合伙者，因此到迪安旅馆的一个小房间里去打一个秘密电话。

约翰·戴维森快步地走着，他回了好几次头，没有发现与平常人流不同的人。黄包车和汽车那令人讨厌的持续不断的喇叭声使他感到头痛。

贾迈勒·西迪克不慌不忙地走出了长途汽车站，把他欣喜若狂的心情深深地埋在心头。在没有愚蠢警察的情况下，又冒出第二人来，向从喀布尔来的这个贾迈勒·西迪克跟了过去；在他灯笼裤子里，藏着一把匕首，刀刃如同剃头刀那样锋利无

比。

贾迈勒·西迪克叫了一辆黄包车，走到车夫面前：

“请你把我拉到友人饭店。”

贾迈勒将他粗大得要命的身躯塞进狭窄的座位上，然后取下他的包头巾，擦擦他那前额流出来的汗。

白沙瓦的天气热得要死，喀布尔的天气倒是非常凉爽，只是他无法选择。此外，他不太懂夹杂着巴基斯坦官方语和英语的普什图语，在这嘈杂、拥挤、晒得要命的城市里，他感到非常不舒服。

他自感很得意，摸了摸藏在灯笼裤中那一沓面值一百卢比的钞票。虽然有这笔钱，但他还是要赶快完成他的任务，回到国内去。

贾迈勒·西迪克是哈扎拉族人。哈扎拉族属蒙古利亚种族，倍受其他种族的歧视。4年前，贾迈勒·西迪克是个可怜的穷人，靠在喀布尔集市上当搬运工维持营生，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出路，那就是不断加重自己的负荷量。他连房子都没有，走到哪里，就在某店铺的角落里暂宿一夜。不久，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，与他同村的一个人到喀布尔来，同他不期而遇了。贾迈勒·西迪克是一字不识的文盲，一点不懂政治。

他的这个伙伴一个多星期后又来装货了，并向他介绍了一份报酬很高的工作：每天挣100阿富汗尼！工作很简单，就是管理监狱。殴打押解给他的犯人，直到他们准备招供为止。贾迈勒·西迪克对大多数普什图族人是深恶痛绝的。因此，他尽心尽职地干他那份新差使。痛打从阿富汗军队中逃出来的可怜士兵，为的是从他们口中获得他们在抵抗运动中的同伙姓名……

当然，也出现了一些纰漏，因为贾迈勒·西迪克举止无分

寸。有五分之二的犯人在可能招供前就被打死了……但是，总的来看，他的主子对他还是满意的。有一次，他甚至得到一个苏联中尉军官的称赞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在集市上的连拱廊下，贾迈勒·西迪克碰到一个陌生人，这个陌生人给他一瓶百事可乐，并警告他说，抵抗运动要悬赏拿他的人头，保住他脑袋的唯一办法是回到圣战者中间去；如果他带回了一支苏制重机枪，那么他们会原谅他的罪恶行径的。他似乎不明白其对谈者说的是什么。因此，这个陌生人视他为叛徒，进而威胁他。贾迈勒·西迪克恼羞成怒，当场就把这个陌生人掐死了。当他汇报这一意外事件时，他受到了热烈的称赞，并且还正式加入了哈德——这是阿富汗的情报机关。

在这诗情画意的图画中，有个阴影，那就是贾迈勒·西迪克的名声太坏，他不得不离开喀布尔。两年来，为完成哈德交给的任务，贾迈勒·西迪克漫游了整个阿富汗，他这样不停地东奔西跑，也是为了避开突击队对他的追捕。一个被他致残的犯人在同他谈话时，向他透露了有关他名声方面的传闻，于是他意识到自己有危险。他立即向他的伙伴吐露了真情，要求得到保护。当时，他的上司向他提了个建议：要有人去巴基斯坦完成一项紧急而危险的任务，这是为苏联人干的。如果贾迈勒·西迪克完成任务归来，那就在喀布尔旁边的苏联大基地里给他找一个安静的差使干干。到那时，他只需看守坦克、车辆和搞些保养维修工作……再也不需要做拷问工作了……

因此，他才来到了白沙瓦……任一个突击队的队长，去完成一项极其秘密的任务。

唯一感到惊奇的事情是，居然有一个妇女参加进来，给他们传递指示和转交武器。贾迈勒·西迪克为之一震。妇女们本

应该围着锅台转，在家带带孩子。真没想到，她们也如此关心打仗……

GT大街，从东向西穿过白沙瓦，巴拉希萨尔旧城堡那赭石色的和筑有堞形装饰物的主体建筑群，俯视着这条重要的交通干线，在这条大街上，人流，车流，川流不息。载着贾迈勒·西迪克的黄包车，在车水马龙中行进着。这个阿富汗人拍了一下车夫的肩膀，在费尔杜电影院对面下了车，该电影院的门外装璜着画有名演员的巨幅头像的广告牌。贾迈勒·西迪克绕过电影院，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小巷中，然后钻进友人饭店，上到第四层，推开一间有晒台的房间。

一张轻便床上睡着一个光脚小孩。贾迈勒·西迪克用胳膊肘推醒了他，耳语了几句。小孩认真地听着，然后一声不吭地走出了房间。贾迈勒·西迪克先打开从邻近房间拿来的大落地扇，扯下包头巾，脱掉鞋，然后躺在了这张轻便床上。

约翰·戴维森拨了10次电话号码，才听到电话铃声在空间回响，听电话的人不在。在白沙瓦，电话非常不好打，要反复打几次。他挂断电话，又走了出来。迪安饭店是座墨绿色木质大建筑物，戴维森穿过饭店前的一块空地。空气中不时飘来牲口粪便的臭味。奇怪的是，卖白酒的酒巴与饭店隔开来建，好象是专门为了孤立那些嘲笑伊斯兰法律该受谴责的异教徒。巴基斯坦是个“禁酒”的国家，只有非穆斯林有权喝点白酒，而且供应的是滴管白酒。约翰·戴维森再着急也枉然，不管怎样，他总得活下去呀！自然，这时酒巴已打烊，他敲了两下门，一个长着小胡子的酒巴男招待为他开了门。两个人互相认识了一下，彼此心照不宣。

这个男招待走到柜台前，嬉皮士约翰·戴维森跟随着他，

嘴里一个劲地吸着烟。这个巴基斯坦人默默地从柜台底下拿出几瓶啤酒来。约翰·戴维林逐瓶装进布背包中。他本想喝一瓶的，但是这等于喝他的钱！当数到6瓶的时候，嬉皮士从衣兜里掏出180卢比，交给了那个招待。还来得及去集市走一趟，即刻可以翻一番。他住的饭店，每天要付6卢比，饭费5卢比，这样，他在印度大麻生意上赚的钱，全给报销了……

他把布背包背上肩，包内的啤酒瓶用一些废纸遮盖着，走出门一看，漆黑一团，他深感不安；然后离开了白沙瓦最古老的饭店——迪安饭店。返回到沙赫拉赫—伊—佩赫尔维街时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他倒觉得黑暗在保护着他。背包勒着他的肩，很不舒服，他差点要叫黄包车了，由于背着啤酒，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当他到了集市上，他的心仍贴着胸脯肋骨砰砰直跳。他走进纳马克·曼迪街，然后向左转，就到了卡布利街上。

卡布利街上，那拥挤劲，真是难以置信。黄包车、马车、出租车，发出劈里啪啦声，冒着蓝色的烟，气味令人作呕，还有被重负压弯了腰的搬运工，为了不被那数不清的车辆压着，人们反应必须敏捷。约翰·戴维森又一次到公共电话间给迪安饭店的那个人打电话，但噪声太大，终未如愿。

布赖恩被杀一事，使他陷入难以自制的恐慌之中。他第一次想到要离开白沙瓦。然而又能去哪儿呢？

他转到电影路，这里挤满了饭铺，从里面冒出许多黑烟，很快升向天空，散发出阵阵的臭气，然后被鼓风机吹散，飘向荒芜的地方。一个伙计看见了他，立即悄悄地关上了门。3分钟过后，老板出来了，一个肥胖的留有胡子的巴基斯坦人，手里拿着卷毛羔皮软帽。约翰·戴维森把啤酒一瓶一瓶地拿出来。肥胖老板仔细地检查了每瓶啤酒，看看瓶盖是否被打开

过。因为有些不体面的不法商人，会用两瓶啤酒掺点可能含阿米巴病菌的水兑成3瓶啤酒。老板检查后，非常满意，从口袋里抽出一沓钱，交给嬉皮士约翰·戴维森，一点数为360卢比。

约翰·戴维森将钞票进口袋，与老板没说一句话。说话又有什么用呢？因为他们彼此毫无感情，仅是生意关系。嬉皮士正要离开，却发现柜台上有一部电话，于是问道：

“我可以借用一下电话吗？”

当嬉皮士拨电话的时候，主人仍呆在他身旁，一声不吭。占线！约翰·戴维森的心又在胸中急促地跳动着。他挂断电话，重新开始拨号。始终占线！饭铺老板开始不耐烦地看看他……大概是线路受干扰了。去伊斯兰堡，坐两小时车就到了，可是要接通一次电话，往往需要3天的时间……在拨了第四次电话后，终于接通了！

“是费雷德·霍尔吗？”嬉皮士问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约翰·戴维森，遇到了很大的麻烦，是关于布赖恩的。我要马上见到您。”他由于太激动，以致说话声音都走了调。

接电话者很不喜欢在电话中谈及人名，约翰·戴维森也感觉出对方的厌烦情绪。

“那好，”对方说，“10点，迪安饭店见。时间，我不能提前。”

费雷德·霍尔挂了电话。约翰·戴维森也挂了电话。

约翰走出饭铺，自感做了许多事情，接着走到了电影路。经过一个拱形门前时，见那里有个站岗的，头裹缠着布，肩挎着卡拉什尼科夫枪，是名阿富汗抵抗运动的成员。在离开这拱

门一百多米远的地方，约翰走进了一个鸟商的店铺。这个鸟商是个年长的普什图人，长着一双怒目斜视的眼睛，挺着异乎寻常的大肚皮，头上歪歪斜斜地缠着包头巾，正在那里挑选谷粒。他抬起头，用疑问的目光看着约翰·戴维森。嬉皮士给他递去了一张面值 20 卢比的钞票，他马上就收下了。于是，约翰·戴维森在一个谷粒袋中乱翻，从里面拿出五条印度大麻烟，并装进布背包里。其实，并不禁止大麻烟，不过没有必要引人注目。他又折回到萨拉法集市的路上，由于眼睛里进尘土，眼睛不停地眨巴着。现在才 8 点钟，还要消磨两个小时呢！在受了刺激之后，他确实要稍微休息一下了。

约翰·戴维森四级一跨地登上了亲王饭店的肮脏楼道，竟没有看见楼梯入口处蹲着一个小男孩，而且还擦了一身灰，他一口气上到最高层，开了自己房门。在这个房间的对面街上，有个哈比卜银行，那里闪烁的霓虹灯不时地照过来，因而约翰·戴维森的房间几乎成了一个蒸汽浴室。从集市上传上来的喧闹声真是难以忍受，灰尘和炎热使他皮肤发粘，使头发干得像乱麻一样，而且，当他关上窗户后，情景就更糟……他的房间只有 3 米见方大，仅有的家什就是一张破烂不堪的轻便床和一个用扣锁锁着的旅行袋。巴基斯坦人虽然都很穷，但是不做小偷。

约翰·戴维森躺在轻便床上，点燃了第一根大麻烟，心旷神怡地吸了一口，然后闭目养神。布赖恩的脑袋被砍下后的样子，总是浮现在他眼前。

这间狭小的房间里充满了大麻烟臭味。约翰·戴维森睁开眼睛看了看手表，才 9 点钟。他渴死了。他想喝点什么，而且肚子也饿了，这种又饥又渴的现象还是很少有的。

他不明白，是否是由于害怕而增进了食欲？他很想吃一盘烤牛羊肉块、一盘炒四鲜和米饭。他拿起布背包，走下楼去，在过道里差点儿踩着蹲在黑暗中的那个男孩。他用普什图语痛骂了一顿，那男孩站起来，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。

萨拉法集市是东方最大集市之一，这里红、绿霓虹灯交相辉映。唉，热度一直未降下来。穆安津（在清真寺尖塔上报祈祷时间的人——译注）正在宣告：晚上最后一次祈祷的时间到了。嬉皮士钻进了令人作呕的小巷里，因为白沙瓦的垃圾已堆积了5个世纪了……沿街开了无数的小饭铺，供应一些倒胃口的饭菜。约翰·戴维森准备为自己破费一点，于是挑选了电影街上最差的萨拉丁饭店。他没在一楼餐厅停留，一直上到有空调的二楼餐厅，里面挤满了缠着头巾的普什图人，他们在大声喧哗，有些带枪的人是从部落地区来，巴基斯坦对这个边界地区只行使有限的权力。餐厅里没有一个女人。幸运的是，大麻烟平息了约翰·戴维森的性热情。他要了一份烤牛羊肉块、一盘米饭、两份炒四鲜和一壶茶。大麻烟使他的头好像轻飘起来，确切地说，心头只留下了一丁点的不安。

他在想：警察会去寻找布赖恩的人头的，人们可能会控告他的。他是一个外国人，对这类事情，巴基斯坦人确实是不愿意管的。他们要么把他驱逐出境，要么把他关在靠近飞机场的地牢里。然而，既然他的朋友是被他人杀害的，那就追究不到他……他边洗餐具，边自我宽慰道，他的隐名合伙者不可能不管的。时钟指向了十点差一刻，正好时间到了。

就在他离开萨拉丁饭店之时，他见到了那个男孩，在饭店出口处等着他，身体靠在一辆公共汽车上，这辆车装饰得象圣诞树那样漂亮，正好停放在饭店的对面。

惊恐不安使约翰·戴维森就地停了下来。这一切意味着什